



# 大连隧道坍塌困12人

## 因不敢放炮只能靠挖,预计24小时救出被困人员

大连正在施工的一条隧道18日凌晨发生坍塌,12名施工人员被困在隧道内,但尚未有人伤亡。救援人员已与被困者取得联系并开始施救。

### 不敢放炮只能一点点挖

据大连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贾立庚介绍,18日4时30分许,大连市胜利路东山隧道I标段北线K2+246+26段发生塌方事故,塌方段距离胜利路拓宽改造工程施工地点约45米,有12人被困,目前被困施工人员全部联系到位,无人伤亡。

初步原因分析为,原有防空设施洞体坍塌,导致隧道底部支撑受力面整体坍塌。

“塌的是北洞,现在从南洞救援。两洞距离大概是10米,因为不敢放炮,所以只能一点点挖。救援组预计24小时打通隧道救出被困人员。”现场人员告诉

记者。  
**向洞内输送水和食物**

据介绍,事故发生后,大连市委书记唐军、市长李万才以及大连市应急办、消防、公安、城建等部门立即赶到现场,成立现场救援指挥部,救援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大连市城建局局长马成恩说,事故发生后,大连市已在距离事故发生隧道南侧10米远的另一隧道,用钻头打通了一个与塌方洞内联系的通气孔,并与被困人员进行了通话,得知他们目前情况良好。截至11时,救援人员已陆续向洞内输送水、食品等救援物资。接下来,准备再打通两个通气孔。

贾立庚表示,降雨给救援工作带来了一定困难,但他们争取在24小时内打通通道,将被困人员救出。

### 与被困人员通话

从当日上午10时开始,救援人员先后在另一条平行的隧道里,成功开掘了至少4个通往事故隧道的通风口。12时40分,大连市委书记唐军再次来到救援现场,通过对讲机与被困人员通话,里面传出的声音清晰,12名被困人员生命状况良好。救援人员不断通过通风口向里面投送饮用水、牛奶、面包以及手电筒、电池和手机,确保救援人员与被困人员保持通信和联系畅通。

为加快救援进度,专家们提出了从南隧道越过北隧道塌方处的最佳打点,有更多、更先进的挖掘设备投入救援通道的开掘施工。与此同时,医疗救助的应急设备和人员都在现场做好了准备。

到记者发稿时,救援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12名被困人员生存状态良好。综合新华社

# 维权公务员 家门口被三男子砍成血人

“我被砍了!有人要灭口!”7月16日晚11时14分,记者接到广东茂名维权公务员朱国瑜的求助电话,称自己在茂名家门口被3名不明身份的男子伏击砍伤,身上血流如注,伤口深可见骨。茂名市公安局随后向记者证实,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此前,他曾因“网上发遗书为母申冤”一事被广为报道,后来更是在网上公示财产、实名举报茂名高州官场。

### 称在家门口被砍成血人

据朱国瑜回忆,7月16日晚他开车来到所住的富新花园小区后,刚下车没走几步,就感觉后背遭了一记棒击,朱国瑜本能地用右手护背,反身回看时,几把明晃晃的利刃已经刺入了他的手臂,顿时血流如注。

“杀人啦!杀人啦……”意识到危险后,朱国瑜称他拔腿就往路边一个有居民正在打牌的地方跑去,并大声呼救。

朱国瑜马上就近找了家药店,紧急处理伤口,并在药店老板的帮助下报了警。朱国瑜称,在等待救护车的时候,他向记者拨出了求助电话。

### 茂名警方成立调查组

朱国瑜的弟弟朱国盛17日中午告诉记者,朱国瑜伤情已基本稳定,整整一个上午,一会儿昏睡,一会儿配合民警做笔录,显得有些疲惫。

朱国盛转述医生的话告诉记者,朱国瑜被送进医院时,手臂上的骨头已经爆开了。

朱国瑜说他并不认识那3个砍



伤他的青年男子,但他怀疑是其网上实名举报后遭“黑手”。

茂名市公安局有关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证实,目前茂名警方已成立由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和茂南区刑警大队组成的调查组,全力调查事件。

### 曾网上写遗书并实名举报

据了解,这并非朱国瑜第一次被袭击。去年9月1日晚上,朱国瑜在原先住的华侨新村家门口,也遭遇了类似的伏击。

据一名茂名当地官员透露,目前在茂名市外事侨务局上班的朱国瑜,是当地官场的“异类”,他为了“母亲被殴致死”一事四处申冤,得罪了不少人,很多官员对他又怕又恨。

尽管如此,朱国瑜在一篇名为《我情愿成为高州官场的过街老鼠》的博文中写道,“坚持为母申冤、不断揭露高州的腐败和黑暗。”

事实上,朱国瑜今年1月网上公开发表遗书以来,就一直备受舆论关注。而就在前几日,朱国瑜公示了个人全部财产状况,还连续发了两封实名举报信,内容直指高州当地官场。据《新快报》

# 四川小伙子 暴走七天六夜只为找工作

新华社重庆7月18日专电(记者 韩振)身无分文的21岁四川资阳小伙荆卫权,为了到重庆找份工作,在老成渝高速公路上暴走7天6夜,被网友称为“暴走哥”。7月18日,在爱心人士帮助下,“暴走哥”终于获得了一份满意的工作。

据重庆高新区陈家坪交巡警平台陈星介绍,14日凌晨,一个衣服不清颜色、浑身散发着怪味的年轻人来到平台,称自己为了找工作,从成都步行7天6夜到达重庆,希望能得到交巡警的帮助。交巡警经过核查,证实了这名叫荆卫权的资阳小伙的说法。

7月16日,一篇名为《他好疯狂!老成渝路暴走7天6夜,只为

到重庆找份工作》的微博迅速传播开来,近千名网友跟帖,荆卫权也被网友称为“暴走哥”。一些网友对其精神表示钦佩,也有部分网友表达了良好祝愿。一名叫“健康资讯达人”的网友称其“意志铸就励志,前途不可估量。”网友“般若-”说:“很有毅力也很能吃苦,祝福他早日拥有一份好工作!”

网友的祝愿终于在18日成为现实。在爱心人士帮助下,只有初中文化的荆卫权在IT行业找到了一份工作。“暴走艰难,但做好这份工作更艰难。为了学会一技之长,我一定会好好珍惜这份工作!”荆卫权说。

# 杭州游泳馆 一百多名儿童集体发高烧

新华社杭州7月18日电(记者 张乐)在杭州市陈经纶体校集中开展游泳培训的860名儿童中,近期陆续有上百名儿童出现持续发烧。杭州市西湖区卫生局在开展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后确认,患者感染腺病毒。

据陈经纶体校介绍,目前游泳馆已关闭,馆内各个场所正在进行消毒处理,室外游泳池也做了排空消毒,针对已经生病不能继续参加培训的学员,体校将予以全额退款,对已经产生的医药费用给予报销。

西湖区卫生局副局长江晓生介绍,了解到出现集体发热的情况之后,卫生局对参加培训的共860名儿童分别进行了面对面调查和电话调查。在836名有效调查者中,发现发热38℃以上的发病儿童134例。根据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结合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测结果,卫生部门确认此次事件为一起

腺病毒感染引起的咽结膜热疫情,病毒通过密切接触、呼吸道以及游泳池水传播,导致儿童交叉感染。

调查发现,这些发病儿童的临床症状以发热、咽痛、扁桃体肿大为主,部分儿童伴有咳嗽、眼结膜充血、腹泻症状。

据记者了解,80%以上的发热儿童集中在下午5时50分至6点50分时间段的培训班内。在这个时段,泳池中的孩子超过200名。据卫生部门与家长联系摸排,在这134名发病儿童中,有68例已经痊愈,14例住院治疗。住院患儿中,1人出院、11人体温恢复正常,2人仍然发热,正在进一步治疗。

人体感染腺病毒后,可导致呼吸道感染、眼部感染、肠胃炎和其他疾患。一般吃抗病毒药物或清热解毒的中成药后,一周左右可自己痊愈。但2岁以下婴幼儿染病后,可能并发严重肺炎、心包炎等。

# 89岁老人17年拾荒助学

## 几乎没尝过肉味,没添过一件新衣

在山东烟台招远市一个小村庄里,有一名89岁的贫穷老人刘盛兰,他17年几乎未尝肉味,没添过一件新衣,“吝啬”的连一个馒头都舍不得买;可正是这个倔老头,却在贫苦交加的17年里,慷慨地将所有钱财捐给了全国各地的贫困学子。

“他干的都是积德事儿,但日子却过得连要饭的都不如。”刘盛兰的亲友们如是说。

### 17年几乎靠拾荒过活

蚕庄镇柳杭村中央一间不起眼的小卖部里,在店老板的指引下,刘盛兰的侄外甥刘昭江带着记者来到村头一条小胡同外,“老人就住这里面。”

推开大门,院子里几株辣椒长势正旺,一棵榆树下则堆满了废旧酒瓶。刘昭江推开房门,屋里除了一张堆着破旧棉被的炕和几个老箱子外,就剩下积满灰尘的表彰绶带、相框以及摔坏的奖杯,再无他物。

刘盛兰正坐在椅子上打盹,89岁的他,黝黑干瘦的脸上布满粗粗的皱纹。正是这个黑瘦的老人,将自己一辈子的积蓄,都捐给了贫困学生。而自己17年来几乎都是依靠捡拾别人丢弃在垃圾堆里的蔬菜过活。

### 最多时资助50多名学生

一次偶然的机会,刘盛兰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救助报道,从那时起,72岁的他就将自己微薄的工资捐出去。而受捐助的学生,也逐渐从周边几个地市“扩



张”到全国各地。

把所有积蓄都捐出去后,原本就非常节俭的刘盛兰只能从集市上捡别人丢弃的白菜、土豆、茄子等蔬菜以供日常生活,这一捡就是17年。刘昭江告诉记者,从给学生捐钱开始,老人就几乎没尝过肉味。

刘盛兰对自己很“抠门”,但在给学生捐钱这方面,却很大方。最多的时候,他同时资助着50多名学生。微薄的工资也让他在资助学生时力不从心。“300块钱的工资没办法分给50多个人,我只好这个月寄给这个,下个月寄给那个,一个个轮着给。”

### 为捐助学生拒进养老院

虽然现在街坊四邻和亲戚们时常给他带点吃的,但老人还

是从不舍得多吃一口。唯一的改善,就是每天到村头去买一两个馒头,偶尔喝碗豆浆。

前不久,烟台一家公司的老总了解到刘盛兰的情况后,直接派人给他送了6000块钱,“推不掉,我收了,但在收条上按了手印,然后就全捐出去了。”

为多挣钱捐助学生,刘盛兰一直没进养老院,因为不去养老院可拿到每年1800元的生活补贴。“我是一个子儿都不剩了,全捐了,捐了好,捐了帮学生念书。”

### 记不得汇出去多少钱

刘盛兰卧室的墙上,一个深蓝色布袋里,装满了汇款单和回信,这是他唯一看重的东西。他取下布袋将里面的汇款单和信件都倒在炕上,又另从床下找出了一些。“我也不记得汇出去多少钱、收了多少封信。”

记者数了一下,仅汇款单就有一百多张,每次汇款金额在200到500元间,最多的一次1000元。与之对应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受捐助者收到汇款后寄来的回信。刘盛兰希望知道自己汇出去的钱,对方已收到。“但也有不回信的,我就觉得有点不踏实。”

“我们完全不能理解他,他这一辈子都不知道图什么?”结束对刘盛兰的采访后,刘昭江告诉记者,家人对刘盛兰的做法一直很不理解,都觉得刘盛兰是自己找罪受。“倔得不得了,认死理儿。”据《山东商报》